

報滬林字

[illegible]

該公使協力聯成特旨
方籌畫以制越事不
十四日即近來三月初八日法國巴黎斯都城信云法廷現有詔書着統帶巡歷東方海道軍火船水師提督莫治留心觀察時務與駐總兵官李威
紙傳衆所悉情由據奏書必能見及於此也○同日循環報又登載越南西貢卑三月十五日來信云現在道路傳說法廷已訪求原原本本印入新聞等語
法廷不善理商馬威刺士令華接充使之職諒理王與巴新西貢總督加東地方之舉甚為惡故法廷持背有謬論也然在危急之際言此道非確耗盡
異辭固在所不免也○初八日循環報又接得初四日英京倫敦都城電音錄其略於報本館今述其意曰法廷所以欲得越南之事辦理久未妥協
恃自手書密札其地也蓋因前時所立之和約越南尚未履行以致威感未能革其非意在廷臣工意見我國深念心小得越南之道似無庸一矢加我
仍僑命使臣馳輪前往該國細查一帶其疆宇廣矣若千里人民生聚千象爲管理我國不必費其糧餉以每年所得之賦稅酌量而充之給該國王俾
亦使之僅同守府以自解於滅國之名耳香港越越不得廢閣用南內政應仍聽其自便如廷諸臣悉知人意云云噫觀此法廷總統以此大國豈尚以友邦待各國交涉
南此一策將盡爲法人所不取矣中國雖視越南有落藩然日報從而觀之曰觀此電音是法人固將以兵踞越南而又增修和約惟所欲爲行見越
戰以決勝負金陵人亦皆樂聞演說殺書法戰我勞觀者皆想此已拜受經畧之命戰事似已成矣且此間傳言辭稍亦甚欲與法人一
湧且傳言法兵已進○李中堂將居近越南之民恨法人入骨欲生吞肉食其肉以爲快也
仍在製造行轅已定○俄京新聞紙云刻下俄國巡南之觀察之公館亦已遷讓以備中堂蒞止云
不知棟茶之法故執事者近已議差善補揀之下查俄地有數處可以種茶樹而其質甚佳查該處天氣不亞中國皆可種植茶樹惟俄人
之多天下之嗜茶者除華人之外以俄人爲最目且下俄人取茶於印度美人取茶於日本渣里西浪等處而俄人向嫌中國販賣每年不下俄金六千萬羅卜
且價昂也今果能自行種植於國帑亦大有裨益云云嗚呼俄之利我之害也棄茶者其審之於早哉
少船觸臺多損壞是誠不測之災也○前月二十八日晚香港接到臺信云臺灣之南梓遭風災凡富具饒者樹木摧折沙石飛騰而屋宇之被毀塌者亦復不
英官來書欲將電線由水底通至香港廣東九龍之電線現已通至近青洲地方其桿於前禮拜三一律豎起惟電線尙需續成茲聞該處接轉
請華官示曉諭西人聞之皆指手稱慶蓋粵港未通電報局中之時須用精明幹練之事方可開辦待電線公司及各處分局調度合宜後向須
惟深恐仍似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大德憲公司代中國大憲之屬精圖治有創在廈門等處設立電線祇以惑於風水者謂有關碍以致半途
而廢目前潮州安吉縣鄉間山戶何姓前日掘得一箱大倍於常且白而嫩煮之則香盈鼻觀合家爭啖之不料逾時均腹痛如絞

[illegible]

自雖先生起而雄先生之勢稍衰利稍減既而有住家語客曰我家姊妹無多不用長三么二之妓院耳爾而樂應之蓋自非先生雅者起而斷不可稱為先生而儼然稱爲先生歌喉嘹亮日某客好其生者爲裁其絳兩洋而使失之主也便或吹雲仙哉足矣不欲難以絲竹則愛憐其所眷不令輕歌喉嘹亮日某客好其生者爲裁其絳兩洋而使失之主也便或吹雲仙哉足矣既不飽唱也鳴嗚聲震樓下衆先生喜其便易輒相顧喜曰紅酒綠中盡絕無先如何呼先生之技窮矣食札時館人不能令唱男女僕乃咬筆蘸下逐先生之令比至今歲春間燈紅酒綠中盡絕無先如何呼先生之技窮矣食札時館人均笑其休矣不能勝鬪裂管與斷絃俯仰如舞履用雲時紛紛擾擾已聚議假他昔年燒由縣給示光景陳太守聞肉屏日止罵等操業者坐板極未便以一概白稟率請通飭因各遵式補稱雇用案若輩前已聚議假他昔年燒由縣給示光景陳太守聞肉屏日止罵等操業者坐板極於概把烟棚之外風

入內比及開辦粵風 ○近來法租界彩觀街一帶小烟館林立掌櫃者均係青年婦女塗脂抹粉常靠沿街之玻璃窗窺坐賣弄風情使人見而入內比及開辦粵風 ○近來法租界彩觀街一帶小烟館林立掌櫃者均係青年婦女塗脂抹粉常靠沿街之玻璃窗窺坐賣弄風情使人見而接有某期婦女大半從蘇州問訪來明則在滬帶備暗哨則借皮肉生涯爲消遣計該處有新造房屋連三幢均係同業均有青年婦人在內相接不思焉矣東鄰嫌恨一家吸煙之何前日午後閑倚門窗是兩家婦女袋正內吞吐雲縷者招引之際適見老嫗香艷然而美姿率衣甲入何不入共道少年子弟之害莫甚其差取後馬路一帶且比法界更多地方官亦須設法以禁之也

只准一跪 硯臺無理 ○西上林里口開木桶店之老婦向不安分其子連娶二媳均不永年說者謂不堪其姑之虐也近日又娶得一媳每食人亦均駐足詢問可正在紛紛擲瓦毆打意偶作故老婦竟取其食飯飽食老婦竊閉店門登樓再施毒打隣里有知之者不免憤憤言道人更沸打門撞壁鬧亂不休老婦見衆怒難犯及先鳴捕至衆長者而散無一人敢將惡姑之惡訴於捕者以見巡捕之威服也然而惡婦幸貨情事局場復見之某乙有某甲者因販賣烟土獲巨款欲購妻友某丙向願爲媒喚同業之某妓來殷勤留宿凡數日不厭出門已置辦貨物事於婚後各往未見又同至某妓院一見權奴語語稱頌連日大雨傾盆任其詞誦遙遙如夢初醒告知其友往覓無蹤欲圖自盡其友恐有不測同搭船送往蘇州原事水路已成隨俗語話此官法一如爐止所賣贖綢買什盡如輪船如夢初醒告知其友往覓無蹤欲圖自盡其友恐有不測混名一句少用物一○家教戲名一○燈下用功戲名一○文書四書人名一○曾祖殘英滿地蘇州剪百子圖電報對面紅樓夢人名一○僧書生五才一句少用物一○家教戲名一○燈下用功戲名一○文書四書人名一○曾祖殘英滿地蘇州剪百子圖電報對面紅樓夢人名一○僧書生五才

擬對滬北絕對 ○露天通事對風火家人 父兄娘對使君婦 誠占六主譏對戲蘭湘子仙 電報對面紅樓夢人名一○僧書生五才橋對三馬路

寶珠林學吟於子頃以即事二絕見示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遠甚矣爰次其韵贈之亦聊以相戲耳
然賢猜如此才華如此貌不知便易阿誰來
惺惺本解惜惺惺雙眼緣緣特地青記否嬌嬌坐憑小吟詩底是怕人聽
感齋 ○攬鏡忽成感今吾非故吾一身糖落飽滿領竟生翡翠縱殘年白終輸昔日無真言草向短老幼此分途
啞紅女史草 太痴生

[illegible]

上海馬路老德記起首藥房
本藥房於道光二十二年上海通商之初首先開創所有出售各藥皆係極貴料品價格物製鍊無論內外病症按病給藥不計功復承中西仕商嘉許信任溫語褒揚誠恐遠地賜顧未得週詳僅將試驗藥價刊列於後其餘藥味不能盡載於茲倘如遠處可托局携帶決勿遺快欲杜
柳清毒丸 濕熱疥癩藥 痰咳喘嗽藥 耳聾復聰藥 三陰瘡藥
十全大補丸 屢驗諸鮮藥 大造種子藥 骨節痛楚藥 暑天痧氣粉
專攻玫瑰水 妙手損傷藥 治疔瘡毒藥 秘製烏鬚藥 九種心痛藥
上品魚肝油 拔毒油膏藥 萬應吐瀉藥 小兒疳積藥 化痔瘡藥
最佳玫瑰油 發四夫對晤藥 治面上斑點藥 神效竭血藥 初製臭藥
口香戒酒糖 戒烟白藥粉 斑汗斑妙藥 金鷄納霜主 吃搭痧氣藥

上海各洋行皆	上海駁船公司	二百零三兩	原價二百兩	四月十五日錢洋行情	英洋	七錢三分一厘三七五
以西字取名	榮泰駁船公司	一百零三兩	原價一百兩	英洋	八錢五分一厘	
譯華文亦有用	永來水公司	一百零二兩	原價一百兩	英洋	三錢五分	
華字而編成西	上海冰廠	一百四十兩	原價一百六十兩	英洋	七錢三分二釐	
字者人皆不甚	上海冰廠	一百四十兩	原價一百六十兩	英洋	七錢三分二釐	
丁字印成	電燈公司	一百四十四兩	原價一百兩	英洋	七錢三分二釐	
華英兩字今用	招商局公司	六十九兩七錢五分	原價一百兩	英洋	七錢三分二釐	
單縣之鐵成	仁和保險	一百零五兩	原價一百兩	英洋	七錢三分二釐	
查閱甚易每張	平泉銅礦	一百零五兩	原價一百兩	英洋	七錢三分二釐	
借洋銀五角	新發	九十四兩七錢五分	原價一百兩	英洋	七錢三分二釐	

[illegible][illegible]

勢摩道以破氣清淨而可於地搭着薛氏一高聲落座用四隻大碗清茶移門於地令四人以木棍不住攪之待其氣入鼻稍久便有細白香煙從口眼耳鼻諸處鑽出完此法得門打掃安放紅氍毹上入房中說出性命生悲意要法包管立刻就死薛氏因香煙病發之難有扁鵲華陀不能收療有何別法你說他着香煙住性命可知越越越深再遇三三五日便戀戀不住了鎖住觀道到此地死在陰間頭怎麼得保不臭取要索住性命除得好千萬無一喜若被魔氣觸死主家鎖不住朽爛了半世愛喜深死在陰間頭怎麼得保不臭取要索住你兒子死活呢薛氏迎着胸脯活活吃素只恐苦了這塊肉洗了半世愛喜深死在陰間頭怎麼得保不臭取要索出停當早飯活個聰明也秀媽陪着暗奇怪飯後看苗丁來如常面色俱紅薛氏依言吩出攪糞的四個藥人面素曰清秀體態安舒者個過路兒生肉得采精神耗散不久也要成癆就着心痛投死在裏面要醫好了四色的病薛氏依言吩出攪糞的四個藥人面素曰清秀體態安舒者個過路兒生肉得救我命我害了你猛一擡頭撞破去要撞死在裏面要醫好了四色的病薛氏依言吩出攪糞的四個藥人面素曰清秀體態安舒者個過路兒生肉得影是你只用力你猛一擡頭撞破去要撞死在裏面要醫好了四色的病薛氏依言吩出攪糞的四個藥人面素曰清秀體態安舒者個過路兒生肉得氏道是我這畜生罷你放勸解轉身來動不得眼裏兩手攢着腳吩咐苗苗童用力不要攪着糞心頭暈恨得道何如起死攪到後來便覺氣息好聞心胸寬暢精神長發便個個奮力攪轉那兒氣息愈甚白蟲出的愈多却鑽出便死不能存活活如此一索臣要

蟲漸少直到日落西山方纔出盡素臣令苗丁將門扛下放在地上藥氏上前細看面色較前反不甚果白把手去候鼻孔仍有氣息
 呼吸收斂了淚心畧定素臣道快停當肅清將門扛下放在地上藥氏上前細看面色較前反不甚果白把手去候鼻孔仍有氣息
 後日始可歸房用參藥調治須先把藥方纔攪開來你休見罪多氣用扇搥掃淨了調理拉七日的食宿可全日散去藥氏却
 真鎮住不留不放晚上的設席款待薩氏道真是仙人心肝我就別開跳地連給個碗湯了就是文臣老爺感戴異常一俟撤席即下就是老
 爺及一個忠臣誰想你除收他的性命助我之要我的知心方纔別開跳地連給個碗湯了就是文臣老爺感戴異常一俟撤席即下就是老
 事一做裝入陶甕除收他的性命助我之要我的知心方纔別開跳地連給個碗湯了就是文臣老爺感戴異常一俟撤席即下就是老
 素臣慌忙扯起一事全忠孝風行若有神苗蠻俱視我身剛去總親自古誰無死何人不受身朕朕九泉者見在作呻吟
 也是薩氏道我那兄弟是跟着我走的不要招服我衣到身剛去總親自古誰無死何人不受身朕朕九泉者見在作呻吟
 老大王夫妻不替事只這五個小大王夫妻都是身剛去總親自古誰無死何人不受身朕朕九泉者見在作呻吟
 他人力所能剿滅耳故不過一勇小大王夫妻都是身剛去總親自古誰無死何人不受身朕朕九泉者見在作呻吟
 非人不可必能除之亞古之雙又怎能復乎鎖住道精神所見真萬全之策也是夜薩氏去看蘭哥三五次都是喜得不
 又去已代討明飲素臣診脉定即送藥效三素臣便下榻道長居萬全之策也是夜薩氏去看蘭哥三五次都是喜得不
 送回交代明白飲素臣診脉定即送藥效三素臣便下榻道長居萬全之策也是夜薩氏去看蘭哥三五次都是喜得不
 來媳婦好效祇在福拜素臣見他不行峒禮不敢去拉作下榻道長居萬全之策也是夜薩氏去看蘭哥三五次都是喜得不

[illegible]